

雨絲・雨詩

仁 仁

雨，在我們地球上，乃自然界一切生物生命的泉源，有雨滋潤的地方，便顯現得綠意盎然，益以生命繁衍其間，則使世界更生趣活潑。倘若終年難得滴雨的地方，不難想像，那必是一望無際的千里荒漠了。

雨，在吾人生活的概念裡，不外是雨多了，則怨霖雨成滯，滯災多少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或財物、生命上的損失；雨少了，則恐荒旱之將至，節約用水又成了生活一件要事。是故，雨的多寡，過與不及皆吾人所惡，惟有那適量的及時甘霖，乃普天下蒼生所引頸企盼的。

人們通常將四時之雨賦予不同的生命和譬喻，比如春雨總似煙雨迷濛、夏雨有如萬馬奔騰、秋天是斜風細雨、冬雨則淒淒如訴。尤其敏銳如騷人墨客者，他們常將多變的雨引入詩境，藉雨的意境抒發其豪情壯志，或烘托出多愁的感觸。

君若能稍微去朗吟一些古今詩詞，不意間將發現詩中處處是雨，雨中皆是詩，心境不知不覺間，因詩中雨的意識，而濡染了古今騷人那份情懷。

當我們遊吟「滿江紅」，「怒髮衝冠，憑欄處，瀟瀟雨歇。」詞裡的雨，可即可感受到，雨後的天空，豁然清朗，立高處，視野千里，胸懷中似乎有股豪情在躍動，能不自然而然地繼吟著：「抬望眼，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。……」？

「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飄搖雨打萍。」——過零丁洋，文天祥於詩中比喻人生如浮萍，困頓如雨落，讀它不禁將萌發共鳴，人生豈不是如一葉浮萍般的

無奈，須敞開來承受困頓如雨般的打擊。但是英雄總是志節高，猶勸我們莫消極——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。

嘗讀詞一首，其中有詞曰：「墜雨已辭雲，流水難歸浦。……」以雨之辭雲用來形容離別的無奈，真令人擊掌稱絕，心頭頗能領會幾分離別依依的痛苦；因此在詩詞中，騷人時常將其離情與想念寄語於雨景，藉以表達其多愁的感情。若吾人遊吟詩詞時，這般情景將比比皆是而不勝枚舉，如后數句將是耳熟能詳者。

秋風多，雨相和，簾外芭蕉三兩窠，夜長人奈何？——李煜，長相思。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——李煜，相見歡。

青鳥不傳雲外信，丁香空結雨中愁——李璟，攤破浣溪沙。

梧桐樹，三更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——溫庭筠，更漏子。

至於用雨來生動景色或用雨來寫意的詩詞，兩者幾乎平分秋色，充斥於古今詩詞中，當吾人遊吟此詩時，腦際隨之亦將浮現出幕幕淒濛的雨色，不禁將渾然陶醉於騷人那時代的雨。例如：

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——孟浩然，春曉。

春水碧於天，畫船聽雨眠。——韋莊，菩薩蠻。

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——王維，山居秋暝。

春潮帶雨晚來急，野渡無人舟自橫。——韋應物，滁州西澗。

且說，藉淒冷的雨來形容陰森和靈異氣氛者，當推汪漁洋題贈聊齋一詩最為

特別，詩曰：「姑妄言之姑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。」未讀聊齋先讀該詩，心中不已覺得鬼影幢幢了嗎？

每當吾人讀到司馬光之詩曰：「黃梅時節家家雨，青草池塘處處蛙。」便又憶起兒時在春雨過後，與遊伴奔馳於田埂上，相偕釣蛙的景象；而今童夢已遠，斯情斯景未來的主人翁，恐難得覓何處是青草池塘處處蛙了，不由得為環境的受污染而愴然淚下！

在年少時，曾偶得詞一首：「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，斷雁叫西風。如今聽雨僧樓下，鬢已星星也，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點滴滴到天明。」這首詞裡最後的「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點滴滴到天明。」多少正值為賦新詞強說愁年紀者，試問有幾人能把人生必經的大困，善處得洒脫自然，讓它如階前雨，點點滴滴到天明？

剎那間，人生已蹉跎四十餘寒暑，年年只覺似乎一樣的雨，卻已不一樣的情，雖不曾聽雨歌樓上，亦不曾聽雨客舟中，卻已然鬢亦星星也。

禪家偈語有云：「有心無相，相隨心生，有相無心，相隨心滅。」少時讀它時，似懂非懂，未解真諦。邇來又讀佛說：「緣起性空」，意指這個世界上一切的存在，都是來自諸多外在條件和合才有。當這些條件一取消，一切的存在就成空了。因此佛勸人莫「我執」，不要執著我們的青春，我們的黃金歲月，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性，終將成過去。莫因「我執」而滋生「我慢」，我執著我自己，把自己擺在最重要的地位。

如果能心悟「緣起性空」，那麼，莫管情之大困悲歡離合，甚至生之大惑功

名利祿，或許皆能視之如僧樓外的雨滴，管它滴滴嗒嗒擾攘了原本清靜的世界；只要吾人心存佛說，或許自能神閒氣定瀟灑於悲歡離合與功名利祿之間，而臻至禪說：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月穿潭底水無痕。」的境地。

雨飄落在吾人的身上，總覺得它打濕了衣裳，因何雨飄在騷人的眼中，總是詩：「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」

雨絲乃我們生活上必要的生命泉源之一；而詩裡的雨，卻是那般地撩起種種綿長的幽思呀！